

温故1127 风的侧面：秦桧“站起来了” 鬼话“渡”得康王归 靖康：康王PK钦宗的讖语
龙起应天府 凤舞汴梁城 行都为秋风所破歌 靖康之耻再现扬州 赵构卫队兵变杭州 捉赵构，金兀术“搜山检海”
擒兀术，韩世忠“瓮中捉鳖” 泥塑岳飞铁铸桧 “艮岳之裔”袭“艮岳之态” 孟元老尽录东京梦华 白娘子乔迁
雷峰塔下 丰乐楼再造“汴京气象” 洛学南下掀翻新学、蜀学

腐败可以亡国，皇帝成了难民；撕心裂肺的文明冲突，流血漂橹的民族融合

大宋南迁

姚伟 于茂世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历史大转折
华夏文明大旋涡

大宋南迁

姚伟 于茂世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宋南迁/姚伟,于茂世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7

ISBN 978-7-80765-267-0

I. ①大… II. ①姚…②于…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806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2 000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向东南追踪历史（序言）

程民生

新闻和历史，完全是两个极端。什么是新闻？这话可以由我来问，却不能由我来回答。因为我不是新闻界中人，相反可以说是旧闻界中人——向后看，研究古代历史的。那么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理解，新闻——也就是报纸上刊登的文字——包括：最新发生的事件、读者第一次知道的事情、读者想知道的事情、想让读者知道的事情。这样一来，新闻就可以和历史联系起来了，也就和我联系起来了。

那一天，守国王总带着《厚重河南》的负责人、编辑、记者等一大帮人，来河南大学，商谈关于《大宋南迁》的策划，说是要在《厚重河南》上每天一版、连续一个多月报道北宋灭亡、宋室南渡的过程。这让我吃了一惊：没想到报纸竟会如此关注历史问题！没想到报纸竟会如此强势出击、大张旗鼓地关注大宋南迁！

历史学家是耐得住寂寞的人，耐不住也不行，所从事的就是寂寞的事业，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突然间，一段历史要火了，就像好好地从矿井中走出，面对大众的迎接一样不知所措。静下心来想，对史学来讲，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普及历史知识，还有比发行量超过百万的媒体更好的方式吗？出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我应邀担任了学术顾问，以实际行动支持、参与这次前所未有的

的行动。

我不喜欢旅游,也不喜欢凑热闹,主要是没有那个时间。宋史研究主要是文献研究,它的传世文献是宋以前所有文献的两倍,就怕你时间不够看不完,不怕你没东西看。所以,实地考察也不是必须的。但新闻就不同了,或者说要把历史变成新闻,就必须和现实以及实地考察密切结合。这是《厚重河南》的一贯做法和特色,也是其生命力所在。学术顾问不只是参与前期策划、提供资料线索等,还应跟随记者考察采访。于是,我也前所未有地抽出九天时间,陪同记者开始了历史之旅。

二

宋朝的京师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所谓“汴京富丽天下无”,“除却梁园总是村”。在千年之交时,美国《华盛顿邮报》组织了千年回顾文章,特别指出:“12世纪初,张择端的画卷展示了中国的开封城,第一个千年初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该画卷展示了一片繁荣的商业景象,城中还有桥和小船。除了极少数的一些例外,这幅画卷仍然可以用来描绘今天的一个市场景象。”2005年5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破天荒地用中文通栏标题发表《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指出一千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开封,现在在纽约。一千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的城市灯火辉煌、光明灿烂。一千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开封是超过百万人的超大城市。11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的伦敦只有1.5万人,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规模都不过万人。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4万人,巴黎有6万人。而11世纪中国的开封有100多万人。一千年前欧洲很乱很穷很落后,美洲还是原始洪荒,非洲更原始。一千年前

的中国开封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按西方学者的看法: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宋代开封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亚洲的中心。

历史是前进的,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正如“辉煌如过眼烟云”,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百六十八年后,由于统治集团的腐败,开封被金兵摧毁,宋朝被金兵灭亡,皇室成员被掳往北方。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还有个康王赵构因在河北执行原来的割地任务,漏网了。在地方官员的拥戴下,他在南京(就是现在的商丘)登基当了皇帝。但他本事不大,胆子更小,无力抵抗金兵,返回开封,沿着汴河仓皇南逃,最后逃到海边,坐船下海。经过几年流亡奔波,终于稳定了下来,定居在杭州。这就是南宋历史的开端。

这个历史事件非同寻常,划时代的意义是:

——从此,我国历史的经济、文化中心完成了南移;

——从此,历代都城不再是以黄河为中轴线西京与东京的摆动,而是以黄河与长江为两端的北京与南京的变化;

——从此,河南、开封再也不是历史的中心舞台,虽然位居中原,在以后的历史中却再也没有地理位置的优势,相反还逐渐被边缘化了。

也就是说,大宋南迁是河南历史的转折点。公元1127年的大漩涡、大迁移,既是历史遗产,也是现代启示录。

关注河南发展的《大河报》,当然要关注河南历史转折的轨迹。于是,他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关键问题。说他们具有远见卓识,不算奉承吧。

2005年9月20日,我们一行四人乘坐一辆越野车,就是沿着宋室南迁的足迹,一点儿不含糊,一点儿不拐弯,走向东南,走向历史。所不同的是,八百七十多年前他们是狼狈逃亡,我们是从容考察。

三

汴河是北宋最繁忙的一条通道。亡国以后，由于失于修浚和黄河冲淤，渐渐地湮塞了。水没了，道还在，由水路变成了陆路。我们走的就是这条路。令人惊奇的是，在商丘夏邑县的会亭乡段，可以明显地看到路面高出农田一米多高，那就是原来的汴河河床。汴河作为一条人工运河，水源来自黄河，日积月累，黄河水所携带的泥土淤积在河道里，形成了高底河现象，正好省得后来修路垫土了。前些年修路时，就出土了大量宋代遗物，以瓷器为多，不少村民和文物贩子发了财。还出土了一人多高的大铁锚呢。那都是当年沉船或从船上落下的文物。这条路，是多珍贵的古迹啊，应当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两宋之际，有三位英雄人物，对其坟墓的拜谒令人感慨。

在杭州西湖畔的岳飞庙，环境很好，塑像精致，名气很大，自然是著名景点，游人如织，尽管其文物价值远比不上汤阴岳庙。可以说，岳飞身后享尽了荣华富贵。

宗泽是岳飞的前辈和老领导，宋室南迁后任东京留守，坚持在开封抵抗。临死前还在呼唤宋军北上抗战：渡河！渡河！渡河！岳飞护送其灵柩至镇江，与夫人陈氏合葬于京岷山麓。可是，即使别人明确告诉我们宗泽墓在哪条路第几根电线杆附近，我们往返三次，才发现一条被草木遮挡的小路通往那里。墓是近年重修的，看得出很长时间没有人来了。我感到悲伤：他是浙江义乌人，以其名气、地位，若埋在家乡不会被冷落；他是开封府长官，以其英烈、功勋，若埋在开封更不会被冷落——他是死得其所，葬不得其所啊！唯有墓前石牌坊的一副对联，还有点意思：“大宋濒危撑一柱，英雄垂死沿三呼。”



大运河汴河故道,昔日水路成了今日陆路。

韩世忠是与岳飞并列的中兴名将,在当时的地位和实力都超过岳飞,在民间也有很大名气。宗泽墓几经周折,总算是让我们自己找到了,但在苏州藏书镇的韩世忠墓,外人是根本找不到的。路边倒是有座“韩世忠墓园”,有几间房和几棵古树,房间里有壁画,介绍韩世忠生平战绩,是其纪念馆。墓地却不在这里,在灵岩山西南麓的公共墓区,是几位当地的老太太——疑似专职导游,用镰刀披荆斩棘,才在荒草丛中开出条通往其墓的路径。想当年,这里是多么雄伟啊,宋孝宗皇帝亲书的“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雄伟辉煌,号称“天下第一碑”。现如今,断碑残弃在荒草之中,冷冷地凝视着虚渺的天空。

这就是历史啊。都说老百姓是杆秤,至少就历史而言,这杆秤未必完全公平,有时情绪化。

还有一件感触比较深的事情,是在舟山群岛。当年宋高宗为躲避金兵的追捕,曾下海到此,先登上主岛——舟山岛,不放心,又

乘船来到附近一里远的小岛朱家尖。在这个乡镇建制的岛上,我们采访了几位当地人,居然没人知道曾有皇帝到过这里!几千年来,在以与皇帝沾边为尊荣的社会中,捕风捉影乃至无中生有编造传说的地方多了,这里却没有一丝痕迹。莫非是不以此为荣?

四

《大河报》是我家订的唯一一份日报,但并不是全部看,像体育版、财经版、娱乐版等,是从来不看。每天都看的是《厚重河南》,这当然是个人偏好。但大家知道,她已经成为一个品牌,选题好,形式好,文笔活泼,有思想深度。我对人说过:没有才气的记者不要到《厚重河南》,写其他东西一般看不出有没有才气,写《厚重河南》却必须有才气,否则很快就暴露出来自己的平庸,也写不下去。那是个很吃功夫的地方。

写《大宋南迁》系列报道的两位记者,正好是我一直看好的年轻人。温润微腴者姚伟,豪爽稍削者于茂世,惯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纵横捭阖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将思想、事实与语言煎炒炖炸,向人们端出一道道精神美食,道上行内,煞有名气,都是首席记者。我所直接感受到并印象深刻的,还有他们非常敬业。每到一个地方,他们一定会仔细采访,连在关键的路段行进,也要下车走走,亲身体会一下,找找感觉。有的遗迹远在山上,我懒得爬山,他们却不放过。在舟山群岛,我有点疲惫,小于自己和司机奔向我们的最后一站——温州。他们的史学功底也不错,比较严谨。原来曾想,他们的每篇文章写出后,我看看,把把关,因为出了史实问题,人家不会责怪记者——外行嘛,记者嘛,人家会笑话学术顾问——管你顾不顾、问不问。后来因故没有这样做,但发表的几十篇文章,“居然”也没出什么历史错误!让我欣慰,对他们刮目相看。

我的意思是，编辑成书的这组系列报道，是历史和新闻巧妙结合的一个样板。普及了历史知识，再现了历史场景，探寻了历史规律，使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抚摩一把自己的根须，比较一下古今的差异，校正一次前进的方向，至少让急功近利、浮躁的风气平静一会儿。好处总是有的，开卷有益嘛！请掀开正文，让我们一起结伴，走，向东南追踪河南的兴衰历史。

在本次报道的开始和结束，《厚重河南》一直想让我也写一篇掺和掺和。我有违了他们的好意，一是没时间，二是没找到感觉。就要出书了，再不说几句就不像话了。于是啰唆一番，权作序言。

目 录

向东南追踪历史(序言)	程民生 001
温故 1127	001
第一章 中原重创	010
一 寻访宋朝的“圆明园”	010
二 花石纲“压沉”东京汴梁	018
三 满朝宠臣皆酷哥帅男	025
四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	030
五 自家“神兵”助金人破城	036
六 繁华帝都变人间地狱	043
风的侧面:秦桧“站起来了”!	051
第二章 秋来一龙东南飞	059
一 鬼话“渡”得康王归	059
二 靖康:康王 PK 钦宗的谶语	068
三 龙起应天府 凤舞汴梁城	077
四 行都为秋风所破歌	086
五 靖康之耻再现扬州	093
六 赵构卫队兵变杭州	103
七 捉赵构,金兀术“搜山检海”	111
八 擒兀术,韩世忠“瓮中捉鳖”	120

有些事情让人无法释怀·····	131
第三章 仰天长啸收拾旧山河·····	137
一 开封人探望“三呼”英雄·····	137
二 东京留守顺昌巧破拐子马·····	144
三 南宋版“杯酒释兵权”·····	151
四 南宋爱国诗词的灵魂·····	158
泥塑岳飞铁铸桧·····	169
第四章 直把杭州作汴州·····	178
一 “艮岳之裔”袭“艮岳之态”·····	178
二 孟元老尽录东京梦华·····	187
三 白娘子乔迁雷峰塔下·····	197
四 丰乐楼再造“汴京气象”·····	206
五 洛学南下掀翻新学、蜀学·····	214
老调新声都已唱完·····	223
“大宋南迁”系列报道研讨会纪要(代后记)·····	225

温故 1127

1127年,这种标准、现代而又西化的“公元纪年”表述,骤然间就把风雷激荡的历史忽悠得云淡风轻。

如果将公元纪年打回中国传统的帝王纪年,1127年既是靖康二年,又是建炎元年。这一年,金兵攻陷东京(今开封),掳徽、钦二帝北迁;这一年,康王赵构恸哭嗣统,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践祚,但不到半年又遽然南渡。三位一线、二线皇帝或北狩,或南幸,



1127年金兵攻陷东京汴梁,大宋南迁,中原王气自此黯然而收。

留给黄河儿女的徒有怒发冲冠：“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建炎南渡彻底改变了河南，中原王气自此黯然而收。尽管名义上东京还是赵宋王朝的首都，杭州只不过是“行在所”，但终其一朝，赵家天子未能还都中原。

“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转移。从此，中国政治中心告别在黄河一线上东西迁徙，继之以南北跳动。但经济、文化中心却不再转移，到今天，它们依旧在中国之东南。”河南大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程民生先生说，“1127年的大旋涡、大迁移，既是历史遗产，也是现代启示录。”

1127年，东京沦陷，黯然而收的不只是中原王气，它对历史河南影响至巨，对今日河南乃至中国启示良多。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艮岳）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镞；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是八百年前一位名叫岳飞的河南人站在长江之畔的黄鹤楼在追寻昔日梦华，追问当下寥落，他重振中原的答案是“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还都汴梁，但在“莫须有”的罪名下栽倒。

1127年，应天嗣统的赵构皇帝（庙号高宗），尽管是中兴之主，却并不如他的部下秦桧、岳飞有名。在中国，谁敢说不晓得这两个人，有被归于猪类的危险。

这三个人的生前事与身后名皆因靖康之变而改变：没有靖康之变，作为徽宗的第九个儿子，皇帝宝座轮不到赵构的屁股下；没有靖康之变，在汉语世界里秦桧当享有盛名，满书满报纸满电脑的“宋体”字就当叫“秦体”了；没有靖康之变，岳飞也许在安阳昼锦堂里当一世佃农，并时不时与韩琦的后人一块儿温故学界领袖欧

阳修赞誉一代名相韩琦的《相州昼锦堂记》。

1127年,秦桧因“主战”而和徽、钦二帝一样,被同掳北国。

数年后,秦桧莫名其妙地从江苏淮安的金营脱身,归身南宋并宰执南宋,成为不折不扣的主和派领袖。



开封朱仙镇岳飞塑像,北望东京汴梁。

1127年,赵构在主战派代表人物、时在磁州(今河北磁县)组织抗金的一代名将宗泽的劝说下不再质身金国,于相州(今安阳)开河北大元帅府,欲挽赵宋江山于既倒。

此时,岳飞响应号召,加入他的队伍并于后来跟随宗泽留守东京,走上一生抗金、收复中原的不归路。

秦桧被掳入金后,也许胆被吓破了,放弃“主战”力主“议和”,

对金“脾气”越来越好；岳飞看到民填沟壑、千村寥落后，对金“情绪”越来越大，一生都在怒发冲冠。“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的赵构，则时而愤怒，时而温和，在战与和上左摇右摆。

赵构显然缺少乃祖赵匡胤的政治智慧与领袖风范。但拨乱反正的“中兴”大任，却恰降斯人：军兴盗起，都在觊觎大旋涡激荡下的赵家天下；老爸徽宗与“宣和六贼”等给他留下的烂摊子，让他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那时血性官员大都被金人掳走，懦夫领导或逃或降，兵盗蜂起，天下大乱，立脚不稳的赵构政府缺乏行政能力，哪能一下子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

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正宗皇位继承人并践祚嗣位，金人要诱俘他，宋人不认同他。此时的赵构，甚至连一支忠于自己的卫队都没能建立起来。

皇帝成了难民。

他一路南走，至商丘、至扬州、至杭州，以致流亡海上——而今日的舟山群岛。

而后，他又南退温州，还想继续南逃福州。

过扬州至镇江，他在寒冷的夜里，只能将随身携带的一张貂皮半铺于地半裹于胸；从镇江到杭州，他的待遇是每餐吃个炊饼夹羊肉；在浙东的大海面上避难，他几天不曾吃饭，偶得五个炊饼，竟狼吞虎咽三个半，哪还能顾得上臣僚与卫士的肚子、皇帝的脸面……

前人的腐败恶果注定要后人来承担，《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的一派繁华，成为过眼云烟。

后来，赵构终于站住了脚，他近乎是重建了一个王朝——相较于他的老哥钦宗“享国日浅，而受祸至深，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真可悼也夫”，赵构享年八十有一，驾崩后庙号高宗，可谓仅在太祖、太宗之下。命这玩意儿还算没亏待他，尽管他在流亡的过程中因金兵恐吓而阳痿，不能有后。但岳飞父子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他“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呵斥），悲夫”！这《宋

史·高宗本纪》的最后“赞曰”(史评)与民间流行情绪如出一辙,盖棺质问的都是赵构“直把杭州作汴州”。

在河南大学省级特聘教授、著名宋史专家程民生先生随车指导下,我们沿着大宋南迁——学术界通称的“建炎南渡”路线,自9月中旬起,历时月余,沿途实地采访,遍访当地专家学者、老妪村夫,意在回望1127年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制度都达到古代社会顶峰状态的赵宋一代,为何竟在并不怎么强大的金兵铁蹄下轰然倒下——我们向来对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津津乐道,金人以八万之师犯拥兵百万、都人百万、人口过亿、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制度都执世界之牛耳的赵宋王朝(世界各地学者普遍认为,公元1000年前后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是黄河边上的开封,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开封是世界之都),为何能速陷京师,大获其胜!

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个“弱宋”托词,不是答案;一个金人善骑,同样不是答案;一篇美国《纽约时报》罕见的以中文标题发表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同样也不是答案。

2005年9月13日,开封万岁山(艮岳)森林公园一株古槐的枯枝上,一只乌鸦沉默孤立。

它摆出一个有板有眼、有型有款的酷酷“甫士”,与徽宗笔下渲染一派梦华的《锦鸡芙蓉图》中的锦鸡像极。

难道它在沉思中反省着什么?

2005年9月29日,浙江绍兴宋六陵,还是一只乌鸦,不过是孤立在一株枯松的枯枝上,嘎啦来啦地悲鸣不绝。

难道它的悲鸣是在诉说什么?

一路驾车同行的冯师傅事后说:“实在受不了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只好上车闭门。”

程民生教授说:“这儿是攒宫,是南宋皇帝皇后与宗亲攒聚一